丝路驼铃

◎ 颜三元 著

通往西域的沙漠、荒原、湖泊间，
一支三[illegible]小分队在艰难行进。
小分队[illegible]率车都尉窦固命令，
奉驻守阳[illegible]晋，
出西域南[illegible]之路」。
准备重新[illegible]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5175

丝路驼铃

◎颜三元 著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丝路驼铃/颜三元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9

ISBN 978-7-80761—304—6

Ⅰ. 丝... Ⅱ. 颜... 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Ⅳ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0291 号

丝路驼铃

作　　者:颜三元

责任编辑:管巧灵

责任校对:刘　波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　1/32

印张:13.625

字数:339 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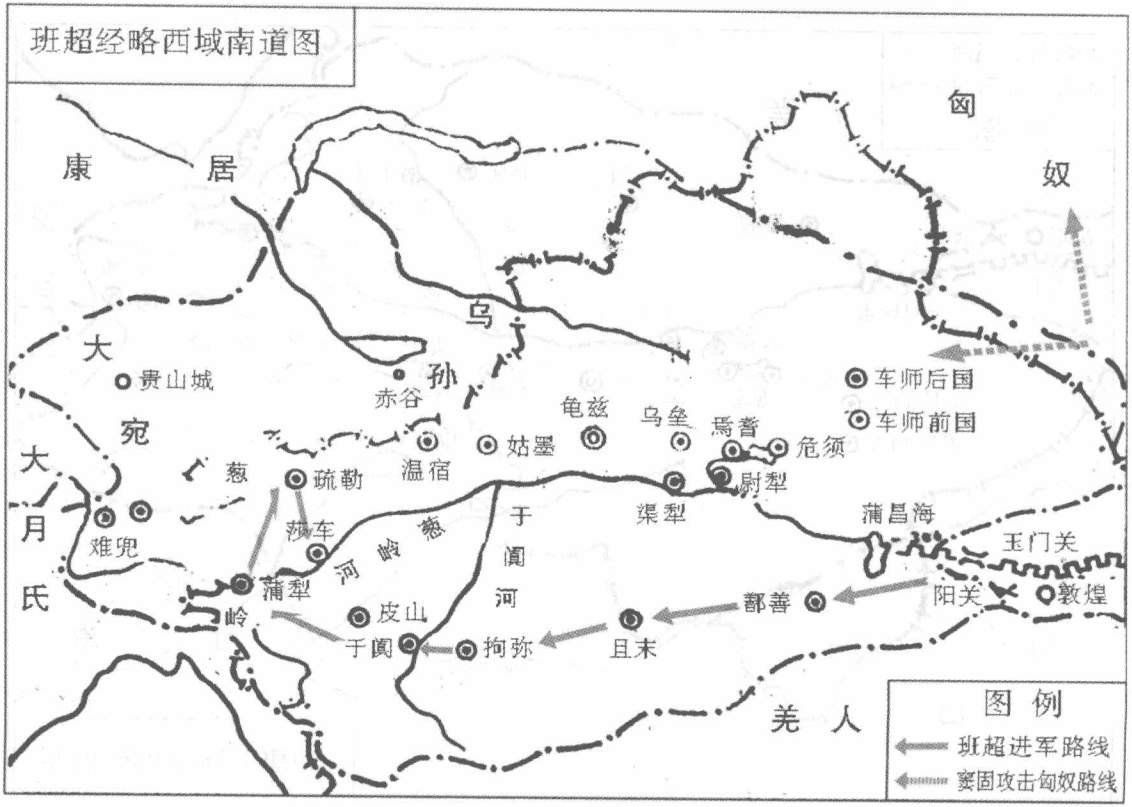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761—304—6/K·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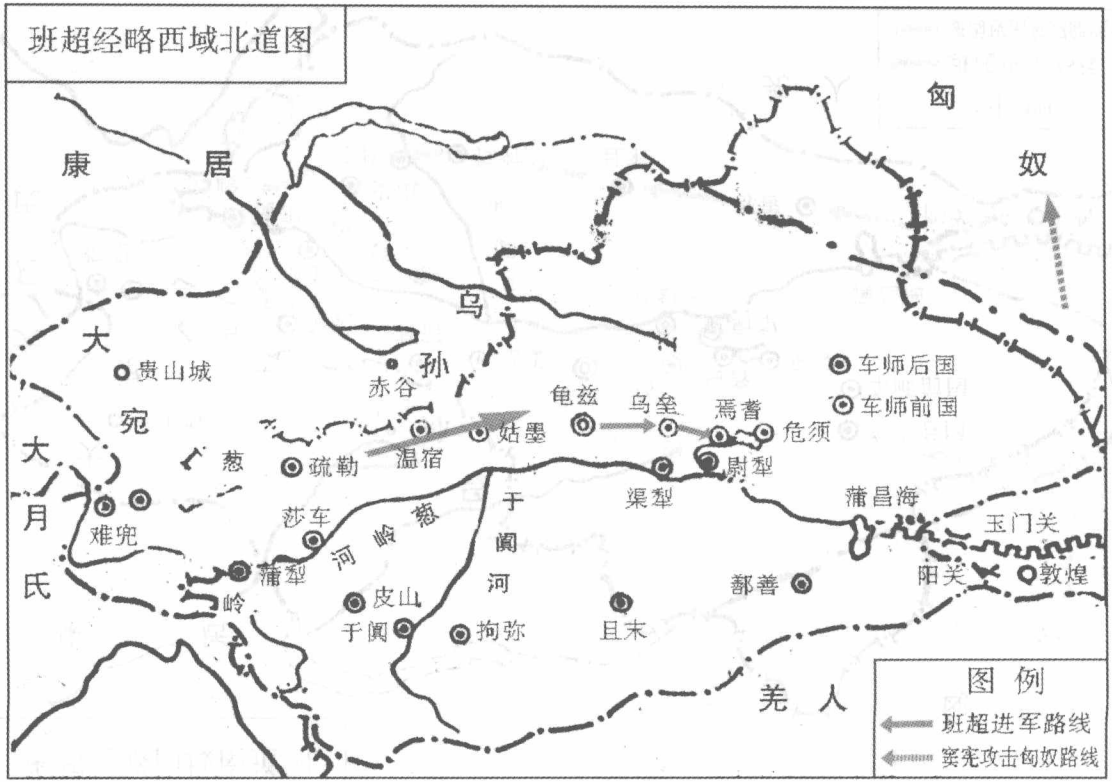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25.00 元

承印: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
班超经略西域南道图
康
居
匈
奴
乌
孙
大
宛
大
月
氏
贵山城
赤谷
葱
疏勒
温宿
姑墨
龟兹
乌垒
焉耆
危须
尉犁
车师后国
车师前国
渠犁
蒲昌海
玉门关
敦煌
阳关
难兜
莎车
河
岭
葱
于
阗
河
蒲犁
岭
皮山
于阗
拘弥
且末
鄯善
羌
人
图 例
班超进军路线
窦固攻击匈奴路线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一　出塞 ……（1）
二　高高的关城 ……（12）
三　大单于长剑击猛虎 ……（26）
四　啊　楼兰 ……（39）
五　孔雀河曲小试兵锋 ……（48）
六　蒲类海边两军激战 ……（63）
七　车师前后国 ……（76）
八　议定国策 ……（92）
九　手足情 ……（105）
十　拘弥公主情愫暗生 ……（119）
十一　西望于阗 ……（131）
十二　王新寺大寺庙 ……（140）
十三　疏勒河谷 ……（151）
十四　西域都护府 ……（161）
十五　匈奴草原大校猎 ……（172）
十六　都护的败亡 ……（187）
十七　耿恭坚守疏勒城 ……（197）
十八　京城发来了撤兵符 ……（209）
十九　十三壮士 ……（218）

二　十　漠北议和 ……(227)
二十一　此心如铁石，誓与西域共存亡 …(240)
二十二　屯田与马市 ……(255)
二十三　以水洗血 ……(273)
二十四　遥远的乌孙 ……(286)
二十五　汗血宝马 ……(300)
二十六　惊变 ……(311)
二十七　莎车城下 ……(318)
二十八　英雄美人 ……(331)
二十九　汉军兴兵北征 ……(342)
三　十　匈奴溃退稽落山 ……(355)
三十一　勒石燕然 ……(366)
三十二　平定大月氏 ……(376)
三十三　长史府设在了它干城 ……(386)
三十四　洛阳城中大清洗 ……(398)
三十五　远国来归 ……(411)
三十六　丝路通向远方 ……(422)

一　出塞

塞外荒原，衰草黄沙。

古道通西域，是“丝绸之路”的南线。如今，“丝路”断绝数十年，荒野罕有人迹，成了蛇虫虎豹、飞禽走兽的乐园。

“丁零，丁零”，风中陡然响起驼铃。一小群汉军装束的人马慢慢走来，给荒野带来点点生气。

汉军有三十六人，另有五十余匹马和十二峰骆驼，马、驼背上驮着包裹。汉军的首领是班超，一个假司马。他三十多岁，脸庞宽平，鼻管如葱，下颌似燕啄般短尖，脖颈粗短，臂膀健壮，显得比常人极有气力，大眼睛略略向外鼓出，神态坚毅。

根据奉车都尉窦固的命令，班超将西出阳关，奔赴西域，先行收服鄯善，打通南道“丝路”。鄯善同北道的车师一样，是西域南道的门户。汉朝势力挺进西域，南道必经鄯善。

从阳关到鄯善，相距一千六百余里。地势极为复杂，草场、沼泽、戈壁、沙地、峡谷，让班超感受着行路的艰难。这一路行来，虽然人员没有损失，马却死了十二匹，还死了一峰骆驼，还好，在一个草滩遇到一个牧群，用钱币购买了一些马、驼补足。

班超回头看了看，军汉默然地骑在马上，脸露疲惫。有些人似乎睡着了，嘴角淌着一丝涎水。班超不忍心催促他们，只是夹了夹马腹，跑向前头。他知道，只要歇息一两天，这些军汉就又会精神焕发的。

这三十五个军汉中，瘦瘦的郭恂，原在窦固的幕府，窦固推荐他为班超的从事，其余都是班超从窦固大营中挑选出来的。瘦长身躯的田虑，猿臂善射，沉默寡言，却很有智术，班超让他担任军吏长。黄弼投身军伍前，曾在北地和一伙强人专门劫掠匈奴马匹，大家喜欢喊他“强盗”。有着一双深褐色眼睛、头发微卷的秦选，是汉人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。他的父亲是武威郡人，在且末经商时娶了他的母亲。秦选在西域长到七八岁，才随父亲回到中土。他熟悉西土风情、语言，正好可作向导和翻译。秦选身后的黑塔大汉叫李山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何方人氏，自小在边地替人牧马。班超记得那天在校场上，李山将一对重二十公斤的铁锤舞得呼呼生风，又搬起一块足有一百斤重的大石块，扔出数米远，竟脸不变色气不喘。

荒野间出没的飞禽走兽，似乎不受这伙不速之客的惊扰。

一只鹫雕，在高空展翅盘旋。这时，从矮树丛里钻出一匹苍狼。鹫雕直射而下，左爪攫住苍狼土黄色的屁股。苍狼凄厉长嗥，发了疯似的拖着鹫雕，直往矮树丛钻。鹫雕发觉不妙，急用右爪扣住一棵矮树，想舍了苍狼赶快飞起来，可是它的左爪“锁”在苍狼肉中拔不出来。苍狼一个猛烈的窜扯，竟一下子将鹫雕撕成两半。苍狼嗥叫着，消失在树丛深处。

“啊呀！”目睹这一幕的汉军中，有人惊怖地喊了一声。

前方又有五六头肥壮的羚羊，踏着草丛抵角恶斗。羚羊正斗着，空中一阵“咕咕”的苍鹰鸣叫，羚羊闻声四散。一只公羚羊受了重伤，在草地翻滚，五六只苍鹰飞落而下，围着公羚羊一顿撕啄，羚羊片刻变成一堆白骨。

苍鹰又飞上天空，在汉军头顶翻上翻下地盘旋，没有离去的意思。班超取下雕弓，轻拉了一下弦，迅速搭上羽箭。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只苍鹰带着羽箭，翻滚着摔在草丛间。两只吃草的黄羊受了惊吓，一路跳纵，隐进半人高的草棵里。另外几只苍鹰扑打着翅膀，惊慌地飞得远远的。

“好箭法，假司马。”田虑赞道。

“你的箭法也不错呀！”班超笑着回答道。

“说真的，西域的荒野都这么凶险，还不知那些匈奴人和西域人是多么的凶猛。”郭恂轻轻感叹道：“我们只这么点人，我怕……”

“西域人是好的。他们过去有三十多个国家，如今听说分裂成五十多个国家。他们只是怕匈奴人。”秦选告诉郭恂道。

“我们汉军不是在玉门关、阳关一线集结，准备攻打北边的匈奴吗？你在大帐中，难道不知道？”班超反问郭恂。

“难呀！匈奴人出没不定。看我们，在荒野间走了几十天，还没见到一个西域人。”郭恂摇摇头。

“壮士长歌出汉关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班超慨然说道：“这条路又不是没人走过，张骞、傅介子、段会宗、郑吉那些好汉，不是人吗？”

“怕个鸟，谁惹咱爷们，老子这两只铁锤早就要发利市。”李山摇着两只大铁锤，粗声大嗓喊道。见他这个神态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“山哥，今晚我请你吃苍鹰肉。”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军汉，叫傅松，举着捡回来的苍鹰对李山说。

“我们大概在鹅儿湖附近，再走过一片沙漠，就到了鄯善。”秦选见郭恂仍有点闷闷不乐，宽慰他道。

几天后果然接近沙漠。西域南道的国家，大多在沙漠之南有水草处。鄯善如今也有了沙漠。张骞出使西域时，这里沙漠还不大，现在沙子大片大片的，黄得惊人，只有沙漠边缘，偶尔才有一两块稀浅的草地。

沙土非常松软，人畜走得很吃力。有时手脚并用爬上沙丘，不小心又下滑老大一截。马蹄常陷在沙子里，马匹颇感狼狈。骆驼是体形高大的双峰驼，人坐在上面，头部只能略微露出驼峰，双腿只够驼肚的一小半。骆驼行速慢却耐久，一个时辰走

十来里，能走个不停。

班超有些担心郭恂吃不消，暗地里交待田虑照料他。郭恂常常落得远远的大口喘气，田虑总是耐心地等他，生怕把他丢了。每当这时，班超就有点后悔，当初不该答应窦固带他来。

按窦固本意，是想让郭恂塞外一行，博取功名资本，因为郭恂在军幕中八九年，一直无缘保举。郭恂清楚窦固的用意，也想冒险一试。他是颍川父城人，与“大树将军”冯异同乡里。冯异推荐郭恂给窦固。这一路行来，郭恂觉得自己小视了西行的艰险，望着远处随着视觉变化而忽远忽近的地平线，想起博望侯张骞曾率一百三十人出塞，归来只剩他和胡邑父二人，心里常惊悸不安，没了出关时的那股豪气。

“哎呀，死人骨。”前头傅松惊叫一声。

流沙间露出一具死人骨架。骷髅张着黑洞，狰狞吓人。人骨旁散落骆驼骨架。傅松拉着马想绕过去，李山却看也不看，蹽着长腿闯上来，把人骨碰得七零八乱。

“来，挖个坑把他埋了。”班超招呼身边几个军汉道。他想，这具尸骨以前可能是使者，也可能是行商，和自己一样奔走异域，如今孤魂漂泊，露骨于野，实在使人怜悯呀。

秦选用长剑刨出一个沙坑，和几个军汉捡拢尸骨，摆放在沙坑里，用沙子掩平。

“几根骨头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”李山满不在乎，抬起脚，从麻线鞋上抖落几只小昆虫，又一脚深深踩进沙子里。

远处，有两只野骆驼埋头吸饮，那是一个数寸深的浊水滩。野骆驼见人吃了一惊，慌忙掀起沙尘奔跑。野骆驼外形酷似家骆驼，可与家骆驼杂交，极适应沙地。它能喝家骆驼不能喝的咸水，也能嗅出几十里远的水源，能轻易地躲避漫天风沙。

这时，黄弼照看的几头老驼，仰脖连连吼叫，靠拢着挤成一团，把扇动的鼻翼埋进沙子里。

马匹也骚动起来，照看马匹的军汉寇元、田丰、蒋清、韩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浩莫名其妙，秦选忙喊："沙暴！沙暴来了！快把驼、马藏在那边的土包下，晚了可来不及。"

军汉们慌忙吆喝着马、驼。数十米外，有一道土包，是狂风吹尽浮沙留下的，坚硬结实，约大半人高，正好供人马蹲伏。

黄沙柱旋滚过来。田虑挟拖着郭恂扑到土包前，风沙已经横扫近前。

浮沙不停地落下，人感觉到埋住了双膝，得不停地用双手扒开一点。不会葬身沙尘吧？所有人都在疑问着。渐渐地，风势小了，天空又微微重现了光亮，军汉才庆幸逃过一劫。

沙暴走了，天色暗了。军汉们把马、驼从浮沙间拉起来，身上满是沙土。李山伸出手往脸上胡乱抹了几下，抹成黄花脸，傅松乐了，赶着他叫"黄风怪"。

班超和田虑、秦选商议了几句，选了一道宽大的沙梁，让军汉、驼、马爬上去，搭建帐篷，就地宿营。田虑精细，一再提醒军汉要把帐篷搭牢固，因为没有帐篷的掩蔽，夜里会让移动的流沙掩埋。秦选知道沙漠日间如夏，夜里似冬，和几个军汉想找寻一些柴火，半天只寻了几束枯枝，只好作罢。

疲累的军汉狼吞虎咽地吃了食物，便钻进帐篷，倒在铺于沙面的衣衫上呼呼大睡。

半夜，沙漠的寒气越来越浓，一股一股透进帐篷，冻得人蜷缩成一团。

"强盗老兄，冻醒了吗？"傅松冻的睡不着，蹬了一下睡在身旁的黄弼。

"透心的凉。"黄弼疲惫地说了一句。

"快出沙漠了吧？"傅松在黑暗中问。

"鬼晓得。这地方又碰不到人。"黄弼有点烦躁，翻了一下身子，他听到远处有叫声断续传来，忙道："咦，什么声音？"

傅松侧耳细听，叫声极似人的哭叫，忽儿像三五岁的孩子般尖细稚嫩，忽儿似老人沙哑粗重的呜咽，慢慢越来越大，越

来越多。

“哎呀，狼群来了。”黄弼分辨出来了，暴叫道，把傅松吓得一哆嗦。

帐篷里立即一阵慌乱，惊醒中爬起的军汉乱碰乱撞着。有人急急地喊：“点火，快点火！”

沙漠狼群常在夜间活动。野狼嘴巴贴着地面，拖着尾巴，一个晚上能跑上几百里，但在如此荒凉的沙漠地带，也不见得能逮到几只活物。它们始终处于饥饿当中，因而凶残无比，只要遇上活物，就会不顾生死地一扑而上。它们眼里泛出点点绿光，一片声地嗥叫着，往沙梁移动。

黄弼、寇元等人忙把马、驼聚拢一处。其余军汉操刀执剑围护着。班超想起狼有怕火的习性，忙让秦选架起柴堆，秦选将携带的马草和干牛马粪、捡拾的柴枝，前后架起三堆。刚点起火，狼群逼近只有二三十米了。

凭空腾起的火光，映红了黑夜。狼群猛一惊乍，一时徘徊不前，仰脖朝天叫得起劲。有些狼在火圈前小步移动。一只白鼻梁老狼趁火势减弱，纵跳着向班超扑来，后头的狼群嗥叫着奔涌过来。当老狼从头上掠过的一瞬间，班超向后仰倒，迅速地把长剑划向老狼柔软的肚腹，一下划开老狼的肚腹，老狼心肺肚肠“噗”的坠落沙地，发散出湿热的浓腥味。老狼瘫跌在沙子上，翻滚几下不动了。

所有的军汉一声呐喊，齐扑过去，人狼立即斗成一团。李山挥舞两柄大铁锤，砸得狼群毛发乱飞，血肉乱溅。他身边的田虑，耸动长戟，连连割断三四只狼的前腿。持长枪的秦选，使二齿叉的傅松，一股劲的乱刺乱挑。黄弼舞着大刀，寇元抡着大斧，不离马、驼的左右。连郭恂也使铁棒砸倒几只狼。

班超挥剑连杀数狼，见狼群来势凶猛，立即换用长铁枪，快速地伸动着，一口气挑飞十几只恶狼。一只挑上半空的狼，扑腾着砸落下来，正巧把另一只狼的腰砸成两截。班超又将长

枪枪尖插进火堆，使劲一搅，燃着的枯枝、衰草、干牛马粪块在半空乱舞，又洒洒洋洋落了下来，火星燎着了狼毛，灼出一片惨叫。狼群一阵乱躲。“杀呀！”军汉趁势乱刺猛砍。

狼群嗥叫着，窜奔下了沙梁，往东北方向逃去，丢下二百多头狼尸。许多饿狼尚未断气，嗥叫着，蠕动着。李山和傅松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顿锤砸叉刺。“我叉死了二十只狼。”傅松亢奋地嚷叫着。班超让他们住手，要田虑率人把狼尸收拢，待天明剥了皮作褥子，狼肉晒干作食粮。

一场搏斗弄得人人皆疲，军汉又钻回帐篷睡觉。一会，帐外又有人高声喊叫。班超跳起身窜出帐篷，这时天空已现微光，隐约望见有黑影厮扭成一团。班超忙赶过去，寇元按住一个男子在沙子里，喘息着道：“抓了一个盗贼，跑了一个。”

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袭来，有尖利的西域话在嚷叫。寇元撇了西域男子，和一道监守马、驼的黄弼，迎着来骑，要左右夹击他。被擒的男子这时慌急地喊叫，是西域话，班超听不懂，但猜得出是劝来骑不要来救他。

骑士来势凶猛，奔马溅着沙尘冲撞过来，寇元拦截不住，让马头撞翻，咕噜噜滚下了沙梁。黄弼慌忙闪身腾开，奔马越过了他，直冲班超而来。班超急抬腿把西域男子踢开，跃身一跳，将骑士撞得滚落下马。黄弼赶上来按住骑士，和几个刚从帐篷里钻出的军汉，把骑士捆绑起来。那马失了主人，并不肯远走，让一个军汉跑过去牵了回来。

“捉住了吗？”寇元满身沙尘跑过来，“好家伙，差点把老子撞死。”他见擒获的骑士身形略矮，头上梳着几十条小辫儿，吃了一惊，“咦，是个女的。”

班超凑近仔细看，看得清女子俏丽的脸容。她的两侧颧骨不高不突，鼻梁挺直，眼窝微微凹陷，深褐色大眼睛，在滴溜溜转动，确是二十来岁的西域女子。他有些诧异，这孤身的一男一女，怎么在这无人烟的沙漠里游荡呢？他让黄弼将那男子

和面前的女子松了绑，要秦选用西域话问他们。

西域男子约有三十来岁，身材健壮，有一脸大胡子，在年轻少女面前神色恭谨。当秦选问话时，他一直保持沉默。女子却毫无惧怯，冲着秦选哇啦哇啦嚷着一连串话语。秦选对班超翻译说，女子说要杀要剐随便，但要让她们吃饱喝足再说。

班超微微一笑，猜想她们是缺乏食物、饮水的旅行者或流浪者。他低声吩咐寇元，寇元取来两盘干牛肉块和一个水罐，放在这对男女面前。少女不管不顾，抓起牛肉往嘴里就塞，男子却迟疑了好一阵，少女向他说了一句什么，他才撕了牛肉块，慢慢地嚼着。

“慢慢吃，食物饮水我们驮的有，管够。”班超瞧着少女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微笑着说。少女没有理他，吃完了，又咕噜噜抱着水罐喝水，然后抬头打量班超。

“你们不是匈奴人？”天色已亮，她见了班超的装束，露出一丝诧异，问道。

“不是。我们是汉军。”班超赶紧亮明身份，提高一点声音道。

“汉军？”少女怀疑地盯着班超，又摇摇头道：“汉军早走了，哪来的汉军呢？”

“是真的，我们是汉军，要去西域的。”黄弼在一旁大声道。

西域男子在一旁观看半晌，这时低声向少女说着什么，大概告诉她是真的。

“哎哟，”少女急忙站起，紧紧抓住班超的手：“你们真是汉军？快救救我们。我们要见汉皇请兵的啊！”

“你们是西域哪国人，为什么要去见汉皇呀？”班超一惊，连忙问。

“我们要报仇，我们要复国，只有汉皇才能帮我们。”少女这几句话却是说得流畅的汉语。其实，在西域南道诸国，许多人能够简单听说汉语的。

在少女的叙述中，班超得知少女身份非凡。她是拘弥国公

主，那男子是她的保镖，名叫卜须奴，他们流落沙漠，是因为国家最近发生了一场大变乱。

拘弥国在西域南道稍偏于东，向西三百九十里到于阗。国都宁弥城，常年住有数百人。其国面积约千里，鼎盛时有四五千国人，在草地戈壁间游牧。拘弥王历来亲汉，凡汉朝往来使臣、商贩士兵途经拘弥，尽心提供便利。匈奴人控驭西域后，拘弥王暗里常派人到敦煌，报告西域动静，恳请汉皇向西域派兵，让匈奴僮仆都尉哈雷察觉。僮仆都尉哈雷十分恼怒，密令于阗王广德囚禁拘弥王，并派当户屋赖带领了匈奴骑兵协助，偷袭宁弥城。

那是一个漆黑如墨的暗夜，夜空没有一粒星辰。于阗兵从四面杀进了宁弥城，睡梦中的拘弥官吏民众，受到一场惨酷的屠杀，很少有人逃脱。宁弥城内，窄小的街上横流着血水，空气中飘荡着血腥味。拘弥主的父母和几个兄弟都没有逃出乱兵之手，所幸她那天不在宁弥城，侥幸逃过一劫。

广德坐镇宁弥城两月，镇压拘弥国人的反抗。拘弥主尚未联络起拘弥各部，即遭打散，只得往东急逃。国人或逃或散，剩下一千余人。广德让其弟琴海当拘弥国王，吞并了拘弥。

拘弥主无法，想赶去汉朝面见汉皇，借助汉军力量恢复故国，正好遇上班超这伙她认为商不商、兵不兵的人群，看他们大包小裹，便想窃一点食物、饮水作道途之用，不料被寇元发现。

一场惨烈巨变，从一个花季少女口中含悲诉出，令人感叹不已。想不到尚未进入鄯善，就听到了与汉朝亲善国家遭受屠灭的惨剧。

“你们愿意帮我们报仇，帮我们复国吗？”拘弥主双眼紧望班超，期盼地问，“你们后面有大军吧？”

“我们有的是力量。”班超含糊地回答拘弥主的询问，说：“我们奉大汉天子命令，前来护卫西域诸国，只是我们有命令要

先去鄯善。不过，去拘弥也要越过鄯善呀，你们俩和我们一道去吧，怎么样？汉朝确定是要返回西域的。北道汉军大兵正在出动，南道我们也已经来了。相信我们，我们肯定会设法让拘弥复国，还会恢复西域全境的。”

“能帮我杀广德？”拘弥主急促地问。

“杀人，必有可杀之罪。汉朝不尚好杀，但是会伸张正义的。于阗国，我们总是要去的。”班超告诉拘弥主道。

他知道西域人轻信口头诺言，在没有完全明了局势之前，他当然不会轻易承诺杀于阗这样一个大国国王。从前一些武断的汉朝吏士擅废擅杀，曾造成一些西域国家动荡不安，极让班超警觉，另外，西域诸国之间，过去常常互相攻伐，宿怨不少，如果专以杀人复仇，会弄得冤冤相报而无休无止。

“那么，你们是不去拘弥了？”拘弥主见班超不肯说杀广德，心中不满意，补问了一句。

“去是一定会去的，只是不在眼下，得慢一点来。”班超告诉拘弥主。

“那我不跟你们走，把兵器、马匹还来，我们走我们的。”拘弥主决然地道。

“可你们只俩人，越过大漠是很危险的呀？”班超忙道。

“不要你管！”拘弥主气鼓鼓地说：“我们去洛阳，汉皇一定会管我们的。喂，你们分一些食物、饮水给我！”

“那倒好办。但是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单独走吧。”班超继续劝她。

拘弥主不理睬班超，撮起嘴唇一声呼哨，沙丘间驰来两匹骏马。原来是她预先藏在那里的。班超见劝不住她，就叫寇元匀一些食物和饮水给她们。拘弥主也不道谢，让卜须奴全部装载在一匹马背上，然后一个纵跳，窜上黄骠马，策马奔驰，卜须奴忙跳上另一匹马，带上驮着食物饮水的那匹马随了前去。

“汉人是朋友，我会报答的。”拘弥主远远地喊了一句，没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